

北京女孩苗寨郎

叶敦生◎著



作家出版社



北京女孩苗寨郎

叶敦生◎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京女孩苗寨郎/叶效生 著.-北京:作家出版社, 2008.11

ISBN 978-7-5063-6537-6

I .北… II .叶… III .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07.4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267958号

北京女孩苗寨郎

作者: 叶效生

责任编辑: 杨林

封面设计: 岑晓欧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编: 100026

印刷: 新时代印制有限公司

开本: 880×1230 1/32

字数: 170千

印张: 7

印数: 1-4000

版次: 2008年11月第1版

印次: 2008年1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63-6537-6

定价: 18.60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内容简介

将军的女儿，15岁的京城少女黄建武到苗寨插队落户当知青。在她前途无量身价飙升的时候，她带着省人大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和全国党的十二大代表的光环，为了表示她扎根农村的决心，消除苗寨恋人怕她远走高飞的顾虑与担心，以爱情做了赌注，与一贫如洗的苗寨农民谢一华走进了婚姻的殿堂，使爱情蒙上了神秘色彩。

婚后她帮助丈夫承包了3000亩荒山育苗造林，使爱人一夜暴富。黄建武也出类拔萃地成为全国知青中的佼佼者。

性格刚强而开朗的黄建武在山区苗寨脱颖而出，就在她张开双臂快要迈向女副县长的宝座时，封建思想意识强烈的谢一华坚持要意外怀孕的妻子违纪超生。她政治上坚强，感情上脆弱，违心地迁就丈夫超生了一个男孩，失去了提拔机会。人生道路面临重大转折，但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决心没有变，她带头创办了苗寨第一个乡镇企业。

妻子帮丈夫经济上富裕了，个人的欲望更强了，丈夫对妻子的感情却疏远淡薄了。

当黄建武满足了丈夫超生儿子的欲望后，提拔成了泡影。当她在事业上雄心勃勃地为建设新农村而拼搏时，原来信誓旦旦要爱她一辈子的丈夫却欲壑难填，背信弃义与第三者婚外生子。她的事业受到了挫折，家庭的不幸还严重地影响了一双儿女，女儿考大学落榜，儿子厌学退学，父子成仇，黄建武陷入了痛苦深渊。她为了二个未成年的孩子，放弃了起诉丈夫的念头，离婚后，仍然坚持留在苗寨创业。



1 少女出征将军愁

1968年9月9日，正是黄建武十五岁的生日。当全家人高高兴兴地要为她庆祝生日的时候，15岁的将军女儿，京城少女黄建武，却要与她的同学一起远离父母，远离北京，去遥远的内蒙草原下乡插队当知青了。

享有优越感的将军女儿，京城少女黄建武，在“文革”风暴中受到极左思潮的影响，狂热而又任性地追求潮流。

她是背着父母亲响应领袖的号召报名下乡插队，要求去当革命接班人的。她走之前，在一阵阵锣鼓口号声中，才恋恋不舍地向父母道别。

“我要去内蒙草原下乡插队当知青了。”她兴奋地出人意料地说得很轻松。

“你背着我们报名下乡插队，还把我们父母亲放在眼里吗？听说你下乡插队是为了与我划清什么界限。我告诉你，我不是什么反革命，我一直拥护共产党，跟着毛主席干革命，为了中国的解放事业，舍生忘死，在所不惜。我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是一个经得起战火考验的革命者。你与爸爸没有什么界限可划。告诉你啊，革命不是喊喊口号，是战火的考验，是生与死的考验。”

在国防部科工委的宿舍大院里，黄洪波正在惊奇而又气愤地朝女儿黄建武发脾气。骂她不要错怪了父母。

黄建武听了没有做声，因为她对爸爸的过去并不了解。

黄洪波接着又说：“你的爸爸没有给你丢脸，你有这样的爸爸应该感到骄傲。”

这时候，她妈妈张涛自言自语地对她说：“今天是你十五岁啊，我们还在为你准备庆祝啊，刚才你听了爸爸的话吧，你爸爸不



愧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是一个经得起战火考验的革命者。你与爸爸没有什么界限可划。告诉你啊，你不要太任性，十五岁下什么乡，插什么队啊，有什么问题与我们好好商量。”

这时，黄建武没有做声，她沉默不语，低着头陷入了沉思之中。

她小小的年纪，不懂什么大道理。但是，她知道，听领袖的话是没有错的。

在她心里，有一种朦朦胧胧的信念的力量。

在那个荒唐的岁月，她十三岁时才从北京一所培养干部子弟的新街口小学毕业，在小学考取了本校的“带帽”初中。但是考试以后，就没有读过一天书。她读的那所“带帽”招收初中学生的小学，不久就停课闹革命了。那时，她对文化大革命是什么，在她脑海里是稀里糊涂而又好奇，她不知道什么叫政治，什么叫阶级斗争。她无忧无虑，什么都随大流，她深信不疑的是只有伟大领袖的话才是最正确的。她把领袖人物的话当成圣旨一般。也许，这就是她的信念。

“文革”刚开始时，她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叫革命干部子女。

她留着一头短发，扎着两条短短的粗辫子，天真活泼的少女又蹦又跳，打起乒乓球来，小辫上的蝴蝶结就像小鸟一样飞上飞下。她骄傲地穿着当过八路军爸爸的旧军装，戴着当过新四军妈妈的旧军帽，手臂上戴着标志“左派”的红袖套，对所谓的“走资派”，恨得糊涂，对所谓的革命派，爱得也真诚。

“文革”刚开始，北京长安街上的游行像车水马龙，浩浩荡荡，口号声此起彼伏，“打倒中国最大的走资派”喊得惊天动地。

她不是与造反派同学上街游行，就是在斗争大会上盲目地跟着带头的高喊着斗“走资派”的口号。

无忧无虑的少女，她跟着“造反派”老师在街上宣传，在群众大会上举手喊口号，神奇得活像当年一个骄傲的小八路军。

她又泼辣、又天真，又活跃、又威风，整天跳跳蹦蹦，那天真



无邪、无忧无虑的样子，十分逗人喜爱。

谁知道，风云突变的年代，她的显赫地位一夜之间起了令人疑惑不解的变化。1968年5月的一天，她看到出差的爸爸回来了，不知为什么，后面跟几个戴着红袖章的人。她又看到正在厨房做菜的二姐正在哭，她好生奇怪。这时，她又看到爸爸机关里的几个人站在院子里嘀嘀咕咕地说着什么，在屋里，她又听到妈妈一边翻东西一边自言自语地说：“是反革命我们就同他划清界限！”一会儿，她又看到另一间房子里的爸爸正盯着墙上的毛主席像在流着眼泪，嘴里喃喃自语：“我不是反革命、我不是反革命、我不是反革命！”

黄建武觉得好奇怪，又好难过。她想，难道爸爸是揪出来的反革命？是隐藏的敌人？可是，她又想，爸爸从来没有说过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呀！

这一天，她看到那几个带红袖章的人抄了他们的家，拿走了一些书之类的东西。

晚上，他们全家人坐在一起开家庭会。她妈妈说：组织上审查你，你不要有对立情绪，要认真检查自己。大哥、大姐、二姐和弟弟都鼓励爸爸检查错误，改正错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爸爸却默然无言，一句话也不说。

她当将军的爸爸莫名其妙地突然成了什么“走资派”、“保皇派”，被所谓的造反派押上了所谓的“历史审判台”。不久她又看到爸爸的领章帽徽也扯下来了，还每天在院子里六神无主地扫地，每餐饭前要手持语录向毛主席请罪。从此她当着别人的面也不敢喊爸爸了，这时，她看到爸爸狼狈不堪的情景，她暗暗地流泪了。

她的命运从此以后急转直下，同学们的目光像带着刺一样看着她。

她成了人人喊打的“狗崽子”，在学校里整天抬不起头来，她学校也不想去，心想完了，她会像当走资派的父亲一样打入十八层地狱，她突然变得沉默寡言了。天真而又无忧无虑的少女陷入了莫名的苦恼之中。她天天愁眉不展，闷闷不乐。黄建武虽然不认为爸爸是坏人，但学校里的红卫兵要她与走资派划清界限，站在革命派

一边，她毫不迟疑地表示，要坚决同爸爸妈妈划清界限。

尤其令她不可理解的是没有多久她妈妈也被停职检查了，她经常听到妈妈张涛自言自语地说：

“过去国民党说我是共产党，现在共产党又怎么说我是国民党，这是为什么啊？”造反派还要他们家从西直内大街 172 号某工办宿舍搬出去。

当时不满 15 岁的黄建武在撼魂动魄的时代不理解爸爸妈妈发生的一切，更不理解社会上发生的惊天动地的变化，但她也不怀疑伟大统帅发动的文化大革命。

她甚至开始痛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爸爸妈妈了，但她又不知道他们犯了什么罪，为什么革命群众那么恨他们，她以为爸爸妈妈真的犯了不可饶恕的大错误。

只知道他们参加了对日作战，在抗日战争中很勇敢，立了功。

历史的潮流是无法抗拒的！压抑、自卑使一个 15 岁的少女束手无策，只有眼巴巴地看到在父母身上所发生的一切。

她想，别无选择，一定要离开这个家。

1968 年，统帅中国革命的毛泽东主席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

第二天，街上潮水一般地举行游行，热烈拥护这个最高指示。

黄建武为了表示自己与当“走资派”的爸爸妈妈划清界限，她早已毫不犹豫地而且没有征求爸爸妈妈的意见，就急不可待地去学校报名下乡插队当农民。

她坚决要求紧跟毛主席革命到底，一定要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坚决到农村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边疆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要做无产阶级的革命派，做革命接班人。她开始听别人说，大西南最艰苦，贵州的乌蒙山区是一个红军长征经过的地方，有革命历史名城遵义，又是一个“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的穷地方，条件最差最艰苦，她便想到贵州去接受再教育。她又听到动员的老师说，内蒙古草原条件最差，最艰苦，又是反修斗争的最前哨，是锻炼人的最理想之地，她执意申请要去反

修斗争的前沿阵地。

但是，1968年她还太小，仅仅十五岁，又是一个身材瘦小、苗条而又单薄的女学生，初中还没有毕业，按理说，下乡插队还轮不上她。学校的老师对她说：“你要求下乡插队的革命行动是应该表扬，也应该得到支持的，但是，你不到年龄，你初中没有毕业，你还太小啊。再说吧，这次是动员初中以上的毕业生去下乡插队，还没有轮到你头上，你安心准备复课闹革命，继续上学吧。”

她要上山下乡，主要还是想离开她那个家，她不愿意看到家里发生的令她伤心的情景。

她经常看到停职的妈妈不是发呆，就是抱着毛主席的像在暗暗地流泪。白天不停地扫院子，整天生活在痛苦之中。

黄建武不知所措，她想自己要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只有坚决与爸爸妈妈划清界限，坚决站在革命派一边。这时，刚刚发表了毛泽东主席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指示，她更想要离开家，跟着学校里的那些大哥哥、大姐姐一起去农村劳动锻炼。于是，她便背着父母亲报了名，要去农村插队劳动锻炼。

因为学校停课闹革命，她初中没有毕业，还仅仅只有15岁，当时学校的老师没有同意她下去插队。她听到老师不同意她去时，她跑到学校找班主任老师肯求说：“让我去吧，我十五岁了，什么都能干。”她举出了刘胡兰等革命英雄的例子。她还说，她爸爸妈妈也是像她这样的年龄就参加了新四军、八路军。她说，一定要接受劳动锻炼，将来做革命的接班人。为了表示她的决心，她连续三次写下了“我要下乡插队”的决心书。她向老师表示，她要一辈子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去最艰苦的地方接受锻炼，脱胎换骨，永远做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

尽管开始他们不知道女儿要去农村当知青，临走时要阻止，也无济于事，而且那时谁也不敢阻止她下乡插队。

知识青年下乡插队劳动，在当时是一项革命行动。黄建武要去，只好由她自己决定。

他们为了她的前途，也为了让她在劳动中得到锻炼，让她去走

自己的路。

临走时他们鼓励女儿。她父亲黄洪波勉励她说：“你是革命干部的后代，处处都要以革命前辈为榜样，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做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新农民，坚定地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她坚定地地点着头。

她妈妈更担心，她说：“你从未出过家门，从未离开过北京，到那个遥远而又艰苦的地方去，你受得了吗？”

“再苦再累也不怕！”

“要好好照顾自己，保护自己。”

“有革命群众作后盾，我什么也不怕。”

临走时，她对学校特别眷恋，对培养、教育她的学校恋恋不舍。她听老师说，她们的学校是一所培养革命接班人的摇篮，许多高干子弟都在这个学校里学习，从这个学校出去的学生有的升了学，当了领导，走上了革命道路，成了栋梁之材。而现在她看到，学校还在停课闹革命，校园里空空荡荡的，鸦雀无声，她想去学校看最后一眼，留个纪念。

她们学校的环境很好，旁边有一口大池塘，风光旖旎的校园内外，湖光塔影，亭轩楼阁，飞檐凤树。以往，她和她的同学常在校园内外读书闲游。要告别学校了，她拿起照相机，请同学为她留下几张纪念照片。走到湖边，站在亭子掩映的绿树下，她兴奋地看到湖边的柳树，纤细柔软的柳丝，迎风萧瑟，摇而不折。她双手把毛主席语录紧紧地贴在急骤起伏的胸口前，背靠柳树拍下了一张终身难忘的纪念照。心里默默地说：“我要像毛主席教导的那样，做一棵柳树，插在哪里，就要在哪里生根发芽。”这张手握语录的照片，她下乡一直随身带着，陪伴着她，至今还在身边保存得好好的。

那时她太天真了，根本不懂什么政治，为什么要下乡？只知道毛主席说什么就听什么，做什么。

那时，全国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势不可挡！欢送那天，北京车

站成了人的海洋，到处挤满了送行的人，父母和兄弟姐妹，同学老师，相识的，不相识的，人山人海，欢呼声，喧闹声，使她非常激动。好像把家庭、父母都丢在一边，没有丝毫留恋似的，她和老师、同学，一次次握手，一声声再见，一声声叮咛。不久，她又看到一双双泪眼、一阵阵哭声。她也放声大哭了起来，乘上了往北去的火车，她与同学们怀着无限的深情出发了。

告别了学校，浩浩荡荡的下乡知青队伍出发了。随着潮水一般下乡插队的洪流奔向了火车站。这时，北京站也一样成了人的海洋，到处是挤满了送行的人，父母、姊妹、同学、老师。欢呼声、喧闹声使她激动不已。要上车了，黄建武面对着母亲、大姐、二姐、哥哥和弟弟，眼泪夺眶而出，泪眼模模糊糊，她跟他们也一次次地握手、一次次地再见、一声声地叮咛。

9月9日，她上了火车，她望着被挤到后面的家人，突然心里一阵心酸，她放声哭了，她的同学也放声哭了，大家哭成了一片，离别成了心灵上的痛苦。她认识到这是一次不平常的分别，而且是一次要独立生活的分别，是一次要远离北京的征程。

她听到亲人在喊，在向她挥手；她也在喊，在挥手，但是说什么却听不见。忽然她二姐拨开人群向她挤了过去，脸色苍白地在大声地喊着：“梨！”“拿个梨给我！”

她莫名其妙，拿了个梨给二姐，二姐拿在手上切了一块给她，然后又挤了过去。后来她才知道是分梨（离）的意思。从此她就第一次真正地离开了家，离开了北京，而且离得远远的。

火车启动了，她感到在心里“咣当”了一声，站台上的人和车厢里的游子又一次同时哇哇地放声大哭了起来，哭声比大批斗会上的口号声还响，好像惊天动地。本来表现得很坚强的黄建武，此时更是失声痛哭。是感动，还是后悔？

随着火车远去，她离开了家，离开了亲人，第一次离开了首都北京。

乘上了往北的火车，激情满怀时她心里什么都忘了。可是，火车刚刚离开北京，她突然间就像失落了什么似的。但她想到是去劳

动锻炼，是为了做无产阶级革命派，心里好像萌生了一种说不清的希望。

她充满激情地告别了父母，告别了首都，告别了生她养她的北京城，豪言壮语地说，她要用青春做成火把，擎着它，到她们说的火热的第一线去。

那时，领袖的一个号召，一个指示，就会在千千万万像黄建武这样青年的心里形成无穷的力量。她们对领袖的话深信不疑。

火车跑了一天一夜，离繁华的都市越来越远，就越来越是一望无边的大平原，千篇一律的黄土夹杂着的一闪而过的村庄，她想为什么那样荒凉？第二天到了内蒙的呼和浩特，当天他们马不停蹄地又换乘汽车到了一个叫土默特左旗的一望无际的大草原安家落户。她想，这里将是她努力锻炼，脱胎换骨的地方，要在这火热的第一线去点燃希望的火炬。

黄建武面对的是一望无际的大草原，数不清的牛羊在自由自在地奔跑不息，她陶醉在诗情画意之中。

草原是她想象中的无边无际、新鲜而又多姿多彩的地方。

但是并不是想象中的天堂，草原上地广人稀，她在脑海里想象着牛羊成群的景象，往外看时，什么也见不到。草原上村庄少，人也稀少。她想，过去不是说那草原上不是牛羊成群吗？怎么不像那一首优美的民歌里唱的“风吹草低见牛羊”呢？

她感到草原的空气像奶一样新鲜，草原的风景诗一般迷人，草原上生气勃勃的牛羊更像天使一般讨人喜欢。

她放眼望去，花与草，草与花，一直延伸到没有尽头的天边，偶尔看到一群一群的牛羊追逐嬉戏。

草原新鲜而又陌生。

第一天，农民招待她们的是特地做的连自己也少吃的硕大的上等黑面烙饼，但这些对初次下乡的北京娃来说，谁能吃得下那又黑又粗的烙饼？

黄建武第一次体味着远离亲人的滋味：寂寞与空虚。他们一伙知青被安排在土默特左旗三间房大队第四队，4个男生，5个女生。

幸好与她同班的有3人一起住在房东周大娘家，正当豆蔻年华的时候，他们便从此开始了当农民的酸、甜、苦、辣生活。

她每天迎着草原的晨曦出工，去草场割草，去公社牧场看牧民挤奶。还有就是割不完的麦子，摘不完的包谷。

劳动不是玩耍，更不是舞蹈，劳动是十分艰苦的。对青年学生来说，劳动是流汗水的锻炼。他们刚去时，割麦没有镰刀，有的镰刀也不快，割不断麦子，只能用手拔，要费尽吃奶的力气才拔得起来。她一开始劳动就感到双手火辣辣地疼。一人拔4行，麦地望不到边，半天也拔不完一行，累得上气不接下气。但是，她虽然年龄最小，干活却不比别人差，老乡都称赞她。她学割草时，从来没过拿过镰刀做活的黄建武，第一次就割破了手指，哪怕流血不止也坚持着劳动。她说草原虽然荒凉，我们青年一代一定要用双手去改造它，让它更富有诗意，富有魅力。她认为大草原是个锻炼人的好地方。

秋天的太阳那么硕大，在草原的尽头一点点升起来，它透过晨雾，红的耀眼，好像一团燃烧的火。当她诗兴大发时，不是唱歌，便是吟诗。她说劳动虽然很累，也很苦，但是也像一首诗。面对艰苦的环境她的耳边经常响起毛主席的教导：“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大有作为的。”她想一定要扎根在土默特左旗大草原。那里离边境很近，离“反修”前线很近，离天边也很近，但是离北京却很遥远。

在草原生活像进入了一个无风无浪的平静港湾，看不到报纸，听不到广播，也见不到各种各样的传单。不像城市那样喧闹，处处呈现出一派安静的气氛。农闲的时候，知青们清闲得无所事事。于是，他们请房东家的独生子教她骑马，她胆小上不了马，要别人扶她上去，但是，她又不要男人扶她，她更好强又好奇，费了九牛二虎的力气才爬上马背，歪歪地骑着，连拿缰绳的手也抖了起来，久久地不敢赶马起步。那个房东的儿子忍不住地拍了马背一下，又吼了一声，那匹黑马突然跑了起来，黄建武吓得心惊肉跳地尖叫了一声，随之翻下了马背。她骂了一声，怪那位青年农民故意使她摔

跤。那个青年小伙子连连道歉。

从此，黄建武再也不敢骑马了。

开始，他们9个人分在一起，第一个难题是谁也不会做饭，更不会做菜，连火也不会生。好一介书生啊！

他们决定从头做起，互相轮流做饭。可是，当黄建武做饭时，她发呆了，不知从何下手。她从来没有做过饭，连菜也没有洗过，火也没有生过，棒子面拿在手里怎么弄呀？第一次，她倒进锅里都煮成了疙瘩，烧糊了。

他们生活在一起的时间有说有笑，不久就出现了不团结现象，开始还在一口锅做饭吃，不久分成了男女二队分别起火。后来5个女生也各顾各的。不久黄建武看到知青们的自由散漫和懒惰，尤其是还出现了一些盗鸡杀狗的现象，有的和当地农民发生了一些矛盾。她和郭秀英在一起，虽然她还小一些，但郭秀英什么都听她的。她们两个是知心的同学。

她为了向贫下中农学习，住在农民家，吃在农民家。

在草原，在茫茫而荒凉的原野，许多知青都不习惯那里的生活，住不习惯、吃不习惯、玩也不习惯，最烦恼的是一个个都感到乏味而又寂寞。她不习惯的是经常猛烈地吹着大风，无穷无尽的风沙，风刮得很大很大，每年刮两次，每次刮四五个月；风吹得皮肤干燥、开裂。那里的冬天很长很长，长得有半年见不到大地诗意般的绿色。开始，他们劳动还是象征式的，对他们的要求不高，可以说像做游戏。

春天的草原虽然很美很美，但她感到一天天劳动却枯燥乏味而又单调，除了在麦地包谷地拔草、锄地，还是拔草、锄地。在郁郁葱葱的草原，她天天以牛羊为伴，在寂寞时她朗诵毛主席的诗词，以毛主席教导努力鞭策自己。她说，在反修斗争的前线，在斗私批修的阵地，这里还很落后，农民吃的住的还很差，农民还很苦，他们需要城里的知青帮助他们。这里是锻炼人的好地方，是一个锻炼人的大熔炉，他们在向大自然挑战，也在向自己的软弱、无能和无知挑战，再苦再累也值得。

青年学生，个个无忧无虑，到了农村，到了草原，到了农民中间，他们有史以来第一次体会到了农民生活的艰难。

从此，她多了一份忧患意识。

在内蒙草原插队锻炼一年，她长高了，长结实了，红润的脸晒黑了。她也觉得自己成熟多了。

她高兴的是在一年的劳动中第一次用汗水换来了四十二元劳动报酬，外加五斤香油。她拿着劳动的报酬感到特别自豪，感到无尚骄傲。“这是我有生以来获得的第一次劳动成果，是汗水换来的成果。比什么都珍贵。”过春节回家探亲时她把她的劳动成果，恭恭敬敬地全部交给了她的爸爸妈妈，让他们全家分享她的喜悦。

第二年的八月十五日中秋节，她向周大娘学会了做月饼，面团从一个花模子里扣出来，然后烤熟，说是月饼，除了白糖就没有别的佐料，但是仍然感到香喷喷的，她吃了一个又一个。

谁知吃了月饼不消化，晚上肚子疼了起来。痛得她在床上打起滚来，痛得她一连几天都吃不下饭。

后来她说，在草原，在牛马成群的草原，她唯一遗憾的是没有学会骑马。她说：

“我非常喜欢那里一群一群的骏马，一群又一群雪白的羊群，但是并没有学会骑马，那马太野了，骑上去乱跑一通，它跑起来疾驰如飞。我怕它越过漫无边际的草原，跑过去就是修正主义的老窝啊！”

其实她哪里知道，他们离边境还很远，很远。

插队开始，他们还有一种新鲜感。但是，不久便被烦恼所困惑。不少人都回家找避风港。



2 少女爬煤车躲避性骚扰

第二年，已是16岁的北京姑娘，将军的女儿黄建武，在内蒙古草原劳动锻炼的感受与别的知识青年截然不同。许多知识青年越来越反感这片用来锻炼人、教育人、养育人的土地，说它贫困、荒漠、寂寞。她对这片热土却感到好像才刚刚看到它撩开轻柔的面纱，刚刚咀嚼了它给她留下的草原的美好和耐人思考的滋味，在她开始对草原产生出了无穷的遐想。

同时，她也感到了不可思议的烦恼，这里为什么还那么穷？牛羊为什么还那么少？为什么在牛羊成群的草原还喝不到鲜牛奶？

有人觉得她太可笑、太幼稚。想喝牛奶，这不是天方夜谭吗？

她一想，恍然大悟。也是，大草原建设好了，还要我们这些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劳动锻炼干什么？

她又想，下乡插队，不仅仅是单纯的劳动，而是要与贫下中农结合，与广大农民结合，知识青年长期生活在城市，娇生惯养的，怎么能和农民打成一片？

黄建武说，她进入了农村，尤其是接触了农民以后，她一开始感到，知青与农民，农民与知青，好像截然不同的两个时代的人，他们中间存在着一条鸿沟，他们之间毫无感情的交流。

当地的农民开始对知青是好奇和同情，渐渐地就疏远了。但是有的青年农民却单纯地为了性追求，他们之中有的盲目地爱上了知青中的女同学。这时，个别女知青也带着朦胧的激情与好奇，开始与农民小伙子谈情说爱了。

有一天，黄建武最好的同学郭秀英悄悄地对她说，她已经莫名其妙地同个农民小伙子好了。她还说，那个小伙子一天到晚围着她转，对她特别热情。她对黄建武又说，面对那个小伙子的追求她

不知如何是好？黄建武听了大吃一惊。说：“你准备在这个草原上过一辈子？像你这样的城市娇女儿怎么能跟一个没有共同感情的农民结婚？你太幼稚，不能太蠢了啊，他们会花言巧语地骗你的感情。”可是郭秀英太天真，对黄建武的劝告，这位姑娘听不进去，不久，她果然看到那位农民经常大摇大摆地去找她，还提出马上要同她结婚。黄建武对郭秀英说：“他比你大得多，一字也不识，你与他建立了多少感情呢？他爱你什么，纯粹是为了满足他的性要求，为了给他传宗接代。他们追求的仅仅是老婆孩子热炕头，你与他相爱，你们有共同的语言吗？尤其是，你们真正地相爱吗？”

“他是一个穷农民，我们又没有什么交情，谈不上值得我爱不爱的，是他疯狂地追求我，要我嫁给他。军代表不是说与农民结婚，是知识青年与贫下中农最好的结合吗？”

“与贫下中农结合最好是感情的结合，理解他们，学习他们吃苦耐劳的精神。”

黄建武还听说，别的地方有的知青已经嫁给了当地农民。她感到不可理解，她说那是他们一时的冲动，他们之间所谓的谈情说爱，根本不是为了真正的爱情。是玩偶而已！

黄建武头脑清醒，她看到，那里的个别村干部更是肆无忌惮地像色狼般地扑向那无知而又幼稚的女知青。有的甚至成了他们那里个别村干部玩弄的对象，成了所谓恋爱的牺牲品，有的无谓地葬送了他们的青春。她想，为什么她们女知青之中有的已成了当地饿狼似的贫苦农民廉价的恋爱对象呢？谁带给她们的烦恼呢？她不可理解的是那时那里的军代表对这一现象还大加赞扬。有一次在知青大会上，她听到一位军代表歪曲说，知青与青年农民结婚是一件好事，是知识青年与贫下中农结合的典型。甚至军代表还号召她们女知青向他们学习，说什么这是移风易俗脱胎换骨的表现，是真正与贫下中农结合。

面对一些知青与农民盲目地谈情说爱，黄建武不知如何是好。但是，她感到，她决不与那里的农民谈恋爱。她说，军代表的鼓励是不对的，她说，这不是等于在向知青设下一个陷阱吗？一旦结了